

## □ 怀念师友

己的身躯保护家人。生产队的事务他尽力帮忙，老乡们惊诧、佩服其心算的快捷和精准，分粮食时直接采用他的心算结果。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日子里，为了防止智力退化，默写同旁部首的汉字，再与字典核对、加添，家里炕上、桌上经常有父亲写的纸单。

被迫失去工作，是父亲心底最难以承受的。当知道必须退职的消息后，他哽咽地对小妹说：“爸爸没有工作了！”泪水夺眶而出。这是我们见过的他唯一一次流泪。父亲本想利用一技之长报效国家，但报国无门；期望天资聪慧的下一代有努力工作的机会，但四个已成年的孩子依然在田间劳作。他的心碎了。长期的劳累、痛苦、压抑，使得父亲的肺结核发展成肺心

病，心力衰竭。1975年5月26日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年仅56岁。

2019年春天，母亲百岁寿诞，全家齐聚沈阳，畅谈成长经历，感谢父母的教育，缅怀父亲，热泪盈眶。

父亲身上刚毅、坚强的精神，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呈现着，并深深地影响和激励着下一代。他寄予厚望的我弟弟，1968年下乡时是初一学生，1979年考取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，成为三级警监。几个姊妹，通过函授、电大、自学考试，都是单位翘楚，工作成绩斐然。

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赋予每个人成长机会。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“立德立言，无问西东”，也是清华人的后代要谨记并践行一生的准则。

# 送别崔京浩老师

○陆新征（1996级土木）

2022年5月11日，崔京浩老师不幸在山东淄博老家去世了，享年88岁。

我和崔老师认识于1999年，当时我还是土木系一名本科生。那年秋天国际结构工程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，江见鲸老师派我去参会并作学术报告。我去了以后在崔老师等的领导下，还帮着做了一些会务工作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，一切只是觉得新鲜、有趣，并牢记着老师的吩咐，认认真真做好会议服务工作。也由此开始了和崔老师20多年的交集。

在我毕业留校后，受《工程力学》编辑部委托，协助建设《工程力学》期刊的网上采编系统，因此经常去《工程力学》编辑部，也就经常能见到崔老师。再往



崔京浩教授

后，我开始在《工程力学》做一些编辑工作，此后一张写字台，一老一少对面而坐办公，一晃十几年了。崔老师20世纪50年

代进入清华，是半个多世纪清华历史的亲身见证者，文笔和记忆力又好，工作之余和他聊聊天是非常有趣的经历。

崔老师是山东人，高中时就是学霸，1955年以山东省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土木系。本科学习期间就对当时苏联的力学研究非常入迷。从学生时代起，崔老师一生都对力学感情深厚，聊天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某某老师力学好！”直到2017年，崔老师还亲自动手写作《力学筑梦中国》的全文初稿。一个83岁的老人，拿着一沓沓自己平时剪贴的卡片，坐在电脑前写完一篇6万余字论文。能有这样的积累，足以说明他一生对力学的热爱，而这篇论文背后的深意，更是让我感动不已。

20世纪60年代，崔老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研究生学习，并留清华土木系任教。但是很不幸，很快就赶上了动荡年代，清华的一批老师去了江西鲤鱼洲劳动。崔老师当时担任劳动小组长，组里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先生，崔老师想方设法让他们多搞思想学习，减少体力劳动。农村的旱厕有些老先生使用不便，崔老师就自己制作了一个木架子让老先生可以坐着上厕所。很多年后，在北京，崔老师去一位老先生家里拜访，这位老先生打开柜子拿出了这个上厕所的木架子。崔老师大吃一惊，说这个脏乎乎的东西您收在家里做什么？老先生指着这个木架子说，如果没有崔老师当年的照顾，他可能就活不到后来回京的那一天。

后来因为在鲤鱼洲期间得了血吸虫病，崔老师终于可以回京治疗。动荡年代结束，学校也慢慢上了正轨。20世纪80年代，崔老师担任土木系副系主任。崔老师说他当时抓了两个事情，一个是国家自然

科学基金的申请，让系里老师积极写基金申请书；一个是教材建设，组织了一批老师写了一批教材。那可是80年代啊！

进入90年代，崔老师和江见鲸老师发现，随着中国城市燃气的普及，燃气爆炸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安全威胁，因而他们共同指导研究生，开创性地开展了相关研究。在当年那个研究生用电脑还要排队轮流上机的时代，就开发了专门的分析程序，来评价燃气爆炸灾害的大小，并“对房屋因受燃气爆炸荷载作用，出现局部破坏可能造成的连续倒塌，进行了一些量化的分析，提出一些防止连续倒塌的措施和要求”。因此，我和崔老师聊我在连续倒塌方面的研究，崔老师对很多连续倒塌问题都非常清楚，还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。

崔老师担任《工程力学》主编多年，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《工程力学》及全国结构工程学术会议的组织 and 建设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力学学会决定把《工程力学》交给清华大学土木系承办的时候，基本一切从零开始。在龙驭球老师等专家的领导和支持下，崔老师和编辑部的各位老师一起，一路筚路蓝缕，一点一点把《工程力学》建设到今天。直到崔老师过世前几天，还在指导《工程力学》的一些业务工作。

我到《工程力学》编辑部工作后，和崔老师的共事是非常愉快的。崔老师总是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新信息、新潮流跟不上了，你们年轻人放手去干，我帮你们做好保障。”十几年的大事小事，从昨天到今天历历在目。从1996年进清华至今，崔老师等师长们给了我太多无私的帮助，语言已无法表述。

敬爱的崔老师一路走好。

2022年5月12日